

走出历史哲学的幻象*

——阿格尼丝·赫勒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

颜 岩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关注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勒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确认“后马克思主义”身份后，集中分析她对历史哲学基本逻辑（历史规律、必然性、普遍发展等）的批判及对马克思主义核心范畴（生产力、社会发展、阶级主体）的解构，最后揭示其激进需要理论的虚妄特性。赫勒尽管对历史哲学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切中了“要害”，但其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历史哲学 赫勒 后马克思主义

作者颜岩(1978-)，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哲学博士(湖北武汉 430073)。

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的学生和助手，布达佩斯学派领袖人物，作为一名“另类”的哲学家，她总是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发展一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模式的左派激进主义。赫勒的思想几经周折，身上贴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个标签。与国内学界更多关注赫勒早期人道主义思想不同，本文关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赫勒思想发生的变化，即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人类学)转向后马克思主义。该转向集中体现在她对历史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上。

一、关于赫勒“后马克思主义”身份的定位

我们将赫勒定位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有两个。

首先，该称谓是赫勒自己承认的。在《激进普遍主义的盛大与黄昏》一书导言中，她写道：“这本书的作者曾经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变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者”。^①1998年在接受西蒙·托米(Simon Tormey)专访时她又谈到：

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没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观念，但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会回答是。有趣的是党内人士从不认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经常说我既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我意识到在某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阿格尼丝·赫勒哲学思想研究”(批准号：08JC710015)的阶段性成果。

①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p.4.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其次，一些重要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定赫勒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托米在《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一书中曾专章探讨赫勒，在他看来，赫勒早期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理论》（1982）之后则转向后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了历史规律和社会普遍发展逻辑。托米的观点得到我国学者周凡的认同，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赫勒（20世纪——引者注）80年代初的写作（*A Theory of History*）也应归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内”。^②当然，最终判定赫勒是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还要让文本的事实说话，这也是本文着力探讨的重点。

具体探讨前，我们有必要弄清赫勒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对于前者，赫勒提醒我们应注意两点：“首先，它意味着一个百年前逝去的人所写的著作至今仍持续发挥着巨大影响，其次，它意味着这个人的确在一百多年前就已逝去”。^③语序的颠倒反映了赫勒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她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仍具价值，另一方面，她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百年前的思想，已变得不适合当代社会。进而，她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

当我们今天去理解马克思时，可以在下面两种解释方法中任选其一：一方面，我们可以不加任何质疑地分析他提出的问题和提供的答案。如果为了某种实践目的，这将导致一种文献学的解释，致使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马克思的全部作品。另一方面，当我们把他提出的问题及提供的答案视为有问题时，一种不同的差异阅读就是必要的。在这里，文本被彻底解读，同时，它将有意识地与我们当下经验域中的问题融合。^④

在赫勒看来，第二种理解模式才是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托米曾这样概括赫勒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她一直热衷于发展一种左派激进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但却保持了对当前政治形势的批判向度”^⑤，这一概括是准确的。

那么，在赫勒眼里，后马克思主义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是她的论述：

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枯燥的、无任何意义的名词，它只有在自传体文献的场合才有意义。我们将自己定位于某种后现代状况之中，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不是一般的“历史之后”，而是激进普遍主义和宏大叙事这个阶段之后。我们并不认为当前时代是一个短暂的过渡，也不认为通往未来的列车会把我们带向指定的地点。我们仅仅想到处看看，努力理解我们的世界，探寻某种可能性，使我们过得更好。^⑥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赫勒将后现代视为一种反对激进普遍主义和宏大叙事的哲学立场，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激进普遍主义，因为它制造了一种宏大主体叙事，认为整个世界将沿着同一方向前进，历史的承担者只能是无产阶级，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人们可以决定未来。正是在反对激进普遍主义这层意义上，赫勒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后马克思主义是否意味着反马克思主义呢？我们来看赫勒的论述：

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不一定意味着对马克思充满敌意。只要人们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探讨马克思，即只要人们以马克思自己的理论自欺作为批判的起点，讨论问题时对马克思充满敌意就不足为奇。但是，如果人们抛弃马克思的激进普遍主义，决定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探讨这位实践哲学家，把他视为19世纪解释世界的一位代表，那么一切敌视和怨恨就完全是错认。^⑦

① 参见托米1998年对赫勒的采访稿：<http://homepage.ntlworld.com/simon.tormey/articles/hellerinterview.html>。

② 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中）》，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③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p.101.

④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p.101.

⑤ Simon Tormey, *Agnes Heller: Socialism, Autonomy, and the Postmoder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

⑥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p.4.

⑦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er: *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iversal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p.5.

显然，赫勒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对马克思个别理论词句的简单修正，而是一种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即在一些核心问题上离开马克思主义，但这决不意味着反马克思主义。

二、作为“幻象”的历史哲学

在《历史理论》中，赫勒以历史意识为出发点对整个历史哲学展开了批判，在她看来，历史意识就是人们对自身历史性存在的反思，历史性并非偶发于我们身边，毋宁说我们就是历史性的。赫勒将历史意识分为六个阶段：a. 未反思的一般性。这时历史意识主要通过起源的神话表现自己，神话告知人们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时空概念在这里仍是抽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未作区分。b. 反映在特殊性中的一般性。这时的历史意识不再局限于神话故事，而是对起源的反思采取了哲学的思维方式，个体世界观和关于历史的知识逐渐形成，特殊性得到重视。c. 未反思的普遍性。这时历史意识的特点是排斥特殊性，推崇历史总体性的普遍神话，人作为普遍神话的参与者，总是试图把现实理想化。d. 反映在一般性中的特殊性。此时的历史意识更关注当下个体的生存体验，认为生而自由且富有理性的人可以通过知识创造一个理性社会。e. 反思的普遍性。该阶段历史意识是世俗的，它既非宗教也非神话，而是历史哲学，一种大写的历史（普遍的世界历史）。在这里，现世不再重要，一种总体化、可预知的“将来”才值得关注。人必须服从历史规律的支配，虽然表现为普遍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f. 经过反思的一般性。这是一种后现代意识，一种包含星球责任（planetarian responsibility）的历史理论。^①

赫勒主要批判的是历史哲学。在她看来，历史哲学并不是关于整个人类历史的哲学学说，而是指人们对现代社会这一特定人类历史阶段的理论反思，“历史哲学存在的时期并不是始于黑格尔止于马克思，而是过去两个世纪哲学发展的普遍趋势。它是规则不是例外”。^②显然，历史哲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所有现代性哲学。赫勒将历史哲学的特征归纳为9个方面：（1）历史哲学的中心范畴是大写的历史，人类历史受这个大写历史的支配；（2）大写历史是变化的，包含一种普遍的趋势和单一的发展模式；（3）历史哲学普遍声称，它将历史视为总体；（4）历史哲学认为历史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5）历史哲学要求对世界祛魅，试图把自然科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使社会科学成为“科学”；（6）历史哲学将“现在”视为“过去”的结果，倚重人类存在的历史性，包含一种哲学人类学；（7）历史哲学坚持“应该”与“是”的二分，从“是”中推出“应该”，将一种终极价值植入“将来”；（8）在历史哲学中，历史的真理在“将来”中展示自己，历史成为理想化真理的化身；（9）历史哲学不关注“过去”，它将“现在”（“过去”的结果和“未来”的起点）视为最重要的转折点。^③当然，赫勒并不认为所有历史哲学必须同时具备上述9个特征，她只是进行一般性的描述，她对历史哲学的批判就是从这些特征中引出的。

首先，赫勒对历史哲学的普遍发展逻辑展开了批判。在她看来，历史哲学总是以大写历史扼杀具体的人类历史，一种普遍发展逻辑内嵌于人类本质生活中，这使得历史内在的具有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即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赫勒尖锐地指出，历史哲学既然预设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允诺（警告），那么它就与神学无异。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认为，所谓进步必须是无毁损的获益，按照这一说法，赫勒认定历史没有进步，因为任何进步必定同时伴随着退步。尽管赫勒在事实层面上否认了历史进步的可能性，她却并没有遗弃该概念，“以一种历史理论观之，进步并非作为一种事实被接受，但也不能作为幻象被抛弃。它是一种观念，因此是客观存在的”。^④在赫勒眼里，进步仅仅是一种可能，“未来的进步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一种我们必须依赖的价值，正是通

①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p.5-32.

②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221.

③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p.214-216.

④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302.

过实现这种承诺的行动它才成为可能”。^①

接着，赫勒对社会普遍历史规律提出质疑。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她认为所有历史哲学的共同点在于：将“过去”和“现在”视为“将来”发展的理由。为了说明这一点，她举了两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这是两个关于未来的宣称和承诺：一个鞋匠可能会说，你的鞋子明天将完成；小伙子可能会对姑娘说：我永远爱你。然而，鞋匠有可能在第二天没能完成鞋子，小伙子也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宣布不再爱姑娘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认定鞋匠和小伙子说了谎，因为他们在明知结果具有两种可能性的情况下仅指出了一种。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区分，鞋匠在发出承诺的当天就应考虑到自己有可能无法完成，而小伙子却可以声称，自己作出承诺的当下时刻是完全真实的，只不过后来情况变化了。这里的差异在于，第二个例子与人的主观感情直接相关，它的真实性取决于许诺人当时的感情。赫勒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消解历史哲学的客观性，“历史哲学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价值-理性承诺，尽管它要比‘我将永远爱你’这类陈述复杂得多”。^②按照赫勒的逻辑，既然历史哲学是一种关于未来的道德承诺，它的真实性就只能根据承诺人发出承诺当下时刻的感情决定，也就是说，承诺本身无所谓对错，随着历史的发展，当所有条件都得到满足时，人们会一直认为这个承诺是真实的，反之，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如小伙子后来又爱上了别人），承诺就不再是真实的。赫勒还断言，所有的历史哲学必然内含目的论假设，“它们将现在和将来视为过去的结果，因此结果一开始就已经在那儿了”。^③更进一步，她认为历史哲学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历史是人类行动、目的和意志的结果，另一方面，历史将按照其自身的普遍计划、决定论序列和内在发展逻辑前进。因此，必然和自由这对矛盾将成为历史哲学永恒的话题。

否定了历史发展的普遍逻辑和历史规律，赫勒下一个攻击目标是必然论。她将必然论概括为四种模式：a. 逻辑必然论；b. 普遍目的论；c. 普遍决定论；d. 历史发展内在逻辑论。其中第四种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该模式认为，历史要么是拥有相同发展模式的文化序列，要么是人类固有的自我发展范畴，“将来”是某种特定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说过，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④意思是说人们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因为历史与自然一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在赫勒看来，将历史视为一个类似自然的过程恰恰是历史哲学最大的谎言，因为那样的话，“现在”和“将来”就成为“过去”的必然结果，结果就在开端处存在了！否定了必然性，偶然性自然会跃入理论视野，“如果要想象一个历史现象或一个历史事件的整体，那将是不可比较而又不可通约的一种在此、一种如此和一种自性。……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独特和偶然的”。^⑤强调偶然性，这显然是一种后现代主义逻辑，关于这一点赫勒并不讳言，因为她努力建构的正是一种后现代视角下的现代性理论。

后现代的心智并不预设一种通过这些偶然事件来实现自身的必然性，因为历史没有“趋势”。这并非只是说这种趋势还不为人知，或者对人类心智来说仍然是没有发现或不可发现的。不妨这么说或这么想：由于我们不知道是否存在“一种”历史，也不知道它是否按照某个计划或某种趋势向着某个事物前进，因此有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存在压根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就人性生物和行动者而言，没有目的、没有目标、没有一般方向，在我们通常用“历史”一词来加以概括的那些事件中也没有必然性。^⑥

否定历史的普遍发展逻辑、规律和必然性，赫勒于是走向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无独有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有类似的指认：“没有单线顺序的社会变迁，也不存在‘社会发

①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307.

②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239.

③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242.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

⑤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页。

⑥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页。

展规律’。社会科学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想通过一个凌驾一切的单一概念去观察一个社会的特点，使得人们对现代社会复杂的特征产生误解，或者设想某一社会制度必然不可避免地接替另一社会制度的所谓‘社会发展规律’”。^①正如托米所总结的，“如果后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自我形象’的话，那么它就是这样一种形象：建立在承认历史发展的完全偶然性和境遇性之上，明确地拒绝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图像”。^②

三、历史哲学与马克思主义

赫勒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以往所有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之所以没能完成任务，原因就在于没有击中马克思主义的“要害”，这个“要害”就是历史哲学。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哲学基础之上的，任何妄想保留这一基础的批判必然陷于无效，所以，她打算先打碎历史哲学这个幻象，再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阶级概念）进行批判。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方位解构的策略，正是一种典型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

赫勒先从揭露历史哲学的秘密开始，在她看来，历史哲学总是将某个指标夸大为独立变量，其他因素均由这个变量决定，“在历史哲学中，独立变量常常被视为原因，所有其他关于发展的因素都是结果”，^③这样，一种关于普遍历史规律的学说就建立了。历史哲学的运演逻辑是：首先设立某种关于“将来”的幻象（内含价值观念），接着用各种关于发展的指标勾画轮廓，最后选择其一并将之视为独立变量。那么，历史哲学为什么能够在当代如此“深入人心”呢？赫勒认为原因就是历史哲学家总是用科学作挡箭牌，既然自然科学已经证明自然界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历史规律也应如此，“历史哲学的逻辑不是‘如果X、Y、Z等现象出现，E将出现’，而是‘必须这样做或那样做，因为我们必须服从规律，如果没有做必须做的事，我们将受到惩罚’”。^④赫勒对历史哲学的指责显然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在她看来，马克思哲学内部存在着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的矛盾性张力：

一方面，马克思倾向于将发展视为一种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紧密相连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他又倾向于将发展视为整体的大写历史的结果；马克思倾向于仅在现代社会中区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但他也将后者对前者的依赖视为大写历史普遍作用的法则看待；尽管他坚信生产力范式无所不包，“生产力的发展”却常常没有被视为贯穿整个历史的独立变量。^⑤

从总体上看，赫勒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摆脱历史哲学的阴影，历史哲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她的结论是：只要马克思不放弃解决历史之谜的承诺，他的理论就永远是一种历史哲学，而如果马克思打算坚持一种历史理论，共产主义就不能作为历史承诺而存在。我们认为，赫勒在这里给马克思出的难题是个伪命题，它建立在“要么……要么……”的形而上学理解模式上。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一种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就不能既是一种历史承诺，同时又是建立在一种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科学论证基础之上的吗？难道揭示历史之谜的理论，就不能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哲学吗？如果我们抛开成见，运用马克思“既……又……”的辩证法模式去分析问题，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哲学，它为我们揭示了历史之谜，使共产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关系问题是理解历史哲学的关键。赫勒认为，集体主体有多种表达方式，它既可以是阶级，也可以是阶层或其他职业人群，只要他们拥有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她区分了三

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锴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前言第8页。

② 西蒙·托米：《后马克思主义、民主与激进政治的未来》，周凡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85页。

③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243.

④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245.

⑤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269.

种集体主体论：第一种认为所有历史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相等；第二种认为只有精英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体，这里的精英指的是统治阶级，本质上说这是一种集体英雄史观；第三种是马克思的观点，在这里真正的历史主体是被压迫阶级，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无产阶级。站在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赫勒认为马克思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当他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时，强调历史铁一般的发展规律时，个体总是被遗忘在角落。那么，赫勒是否同意个体主体论呢？非也，抛弃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主体概念后，她把我们引向阿佩尔（Karl-Otto Apel）的主体理论。站在康德的肩上，阿佩尔试图解决前者“自我中心论”的难题，他将“我”转换为“我们”。如果说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进行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使先验的主体性成为整个宇宙的中心，那么，阿佩尔进行的则是另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使世界万物围绕先验主体间性来旋转。在阿佩尔那里，集体主体是以交往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赫勒认为，交往共同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可以消解历史哲学内部的一切张力。

论述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交往共同体如何可能？难道仅仅通过交谈、学习等活动就可以实现吗？赫勒在这里要么照搬哈贝马斯的理论，要么干脆语焉不详。可见，离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后马克思主义只能陷入抽象的空谈。

我们知道，历史发展的指标是社会财富的增长。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将导致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历史发展的趋势内嵌于生产力发展进程中，也就是说，只要生产力能够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历史）就会不断发展。赫勒对此表示怀疑，她指出，历史进步的指标应该有两个：一个是作为社会整体财富的积累和增长，另一个是社会内部各成员之间财富的分配。历史发展的悖论在于，当更多的财富被生产出来时，社会的整体需要也被制造出来，这样用于个体分配的数量反而会减少。

从该逻辑出发，赫勒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无限发展的论断是非法的，她强调说，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第二个指标，即人的类本质，或者说是财富在个体间的平等分配。由于现实社会人的本质是异化的，马克思就不得不预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将来”成为封闭的体系，自由成为非历史的超验价值原则，整个理论体系变为自我论证的目的论。

必须指出，赫勒在这里并没有弄清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实质，其实，马克思在创立唯物主义世界观之后，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早期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伦理价值悬设是一种唯心主义“空想”。于是，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将自己的历史哲学建立在客观规律的认证上。赫勒受卢卡奇等人影响，将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化，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视为幻象，显然是一种理论误解。

另外，赫勒对历史发展的怀疑也有问题。的确，社会财富的增长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增长，但这与社会发展并无矛盾，因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除了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外，还有财富的分配制度，后者与社会需求的增长并无直接联系。马克思在描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特征时，当然看到了社会总体需求将随社会产品增加而扩大的趋势，正因为如此他才规定说，共产主义除了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外，还有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按需分配才能实现。赫勒单方面认为人类需求的不断扩大将消除社会发展的前提，就其理论实质而言，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如出一辙，两者都预设了一种历史悲观主义论调。

赫勒还从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马克思将生产力发展作为历史独立变量的作法。她坚信马克思将面临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作为历史进步论的哲学家，他必须提出一种支持历史进步论的理由，这就有两种选择，一是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二是物质财富在个体中的分配。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虽然比封建社会增长了数倍，人类却非但没有解放，反而陷入更大的异化境地，所以，生产关系的递进并不一定带来人类的进步。赫勒

认为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如果马克思作了第一种选择,那就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剥削现象,如果马克思作了第二种选择,那么无疑就推翻了自己关于社会发展的论断。我们认为,赫勒在这里提出的仍是伪问题,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论断就足够了。一方面,马克思在事实层面上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制造出大量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层面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充满异化和奴役。可见,马克思同时兼顾了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他相信,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两个方面才会合二为一。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阵炮轰后,赫勒从正面提出自己的替代性理论,即一种内含历史理论预设的激进需要理论。她声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因为需要的结构是多元的、复杂的,因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是多元的、复杂的,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重新反思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建立一种批判的激进需要理论。

那么,什么是激进需要呢?“它首先也是一种需要,与个体需要不同,激进需要涉及社会问题,它的满足意味着总体的社会生活世界的激进转变”。^①赫勒认为,历史哲学无法满足人们的激进需要,它总是预设一个自足的社会,并认定它就是人类的未来。历史理论则放弃这种想法,它并不奢望需要可以完全得到满足,需要的满足就像戈多一样,永远不会出现。赫勒还自信的声称,自己的激进需要理论可以用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暗示着资本主义将产生一种自身无法满足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的不可满足性激发着人们去超越这种制度。论述至此,我们真的要大跌眼镜了,赫勒竟然将社会变革的动力归为一种人类本能,一种无法测定的主观愿望(需要),这恐怕与她早期对人的本能、情感问题的探讨有直接关系,也与她亲眼目睹的大屠杀经历有关,不过,这早已远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话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确信,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她声称自己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因为它已经和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赫勒对历史哲学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切中了“要害”,这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

参考文献:

- [1] John Burnheim(ed.),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Agnes Heller*. Amsterdam: Rodopi, 1994.
- [2] Agnes Heller, *Radic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James Wickham, Oxford: Blackwell, 1984.
- [3] 傅其林:《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
- [4]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5] 李伟:《赫勒历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 [6] 李伟:《阿格尼斯·赫勒的理论追求》,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8期。
- [7] 赵司空:《离开终极目标我们将走向何处?》,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10期。

(编辑:汪世锦)

^① Agnes Heller, *A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317.

socialism political economy as the result of the deeply study on the economic contradiction.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are two inherent united thinking levels in Marx's study on the social economic contradiction. Following Marx's thought, it is the essential precondition for the socialism theory development to strengthen the inherent unity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 and isolation of the two subjects.

The Historic and Logic Premis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i Jiasheng

The historic and logic prerequisite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problem concerning the possibilit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needs sufficient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various viewpoints held by former scholars,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a methodological rule to explore this problem. According to this, we can only find the basis or prerequisit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from both the interior of Chinese society and world history outside of China; and we can only resolve this prerequisite ques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following the way of the unity of starting and final points as well as the unity of logic and history. The starting point is appearance of the Proletariat as a community, of which Chinese working class stepped into the historical stage as an important strand of political power, according to th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is just the waking of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working class.

Out of Illusion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 Comments on Agnes Heller's Thought of Post-Marxism

Yan Ya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Hungarian Marxist theorist Agnes Heller's "post-Marxism" turn since the 1980's. After confirming her "post-Marxism" identity, it focuses on Heller's criticisms of the basic logic(historical laws, necessity and universal progress)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her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Marxism(productivit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lass). In the end, it reveals the unfounded features of Heller's radical need theory. Although Heller's critique of historic philosophy is right in some meaning, her post-Marxism is different from Marxism, and is not historic materialism at all.

The Chinese Discourse, Reality and Path of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Sheng ZhuangHai

The important issue of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research is to strive to form the Chinese discourse of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on this basis accurately grasp the reality that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improvement currently faces and effectively seek the "Chinese way" of improving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s cultural power",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analyzes the reality that in modern times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improvement must face from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of China & foreign countries, ancient times & modern times, one & abundance, bigness & smallness, strength & weakness, and seeks the way of improving modern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from the point of the capability establishment of hardening, gathering, containing, internalizing and transforming, etc.

• 160 •